

# 公園裡的長青樹

## — 悼念敬愛的顏嘉德先生 —

林野

顏老(嘉德先生)又要去湖北棗陽觀光，LINE 上稱「告假」一個多星期，這次打算去遊覽一些名勝，福志公園忽然變得有點冷清。幾年前認識人緣極佳的顏老，每晚九點一到，幾個六、七十歲的朋友聚集在公園聊天，天南地北，聊到 10 點後才解散，大家還成立一個叫「中常委」的群組，互通信息，臧否時政。

民國 17 年出生的顏老，是我們心目中的老英雄，一生的經歷精采無比，有如一部生動的近代史。他打過抗日戰爭、國共戰爭和金門 823 砲戰，在動盪不安的烽火年代，僅讀過兩年的私塾。16 歲剛結婚的他，正逢縣城招兵，保甲挨家挨戶拉壯丁，民國 33 年 3 月 23 日，他離開家鄉吳店鎮，被編入南漳的第 33 集團軍(前身為西北軍，總司令為馮治安)，在湖北的當陽和遠安之間駐守。

在抗戰勝利前，顏老共參與了三次戰役，其中第二次是夜裡去偷襲日軍的機場，放火燒油庫和破壞飛機。撤退時腰部中彈。所幸背在後面的防毒面具緩衝了子彈的力道，否則就穿過身體，性命堪虞。那枚彈頭一直留在脊椎，拖到 2018 年在陽明醫院脊骨開刀時才一起取出，他忘了告訴醫師把彈頭留給下來當作紀念。

在家鄉他僅粗識文字，因在西北軍當兵，這支部隊在馮玉祥統領時即很重視士兵的教育(馮氏曾經編過一本 800 字的課本)，規定每天要認識兩個字，中晚餐各一個，由連長督導，週

## 公園裡的長青樹

148

末要測驗，每人要到黑板上寫字，還要了解其意義，如果學不會，就會被處罰在午睡時出「小操」。因此，士官兵之中沒有文盲，顏老雖是行伍出身，終生都在學習，足令後輩汗顏。

民國 34 年第 33 集團軍成立幹訓班，培養基層幹部，顏老以第一名結訓，暫時留任中士教育班長；民國 37 年元旦，他又因作戰英勇被部隊選送到漢口，在中央軍開辦的第六軍官訓練班受訓半年，之後分發甫整編的 77 軍 37 師擔任少尉排長，當時的師長是抗日名將，在金門殉國的副司令吉星文，不久又投入國共內戰的戰鬥。

這一年的 8 月，部隊在山東臨城和共軍激戰，傷亡枕籍，他以鮮血塗抹在臉上佯裝陣亡，躲在屍堆裡得以死裡逃生。此時徐蚌會戰已經開打，回到徐州後戰況更加吃緊，風雪交加，雲層低致空軍無法支援，部隊雖奉命移動，但在青龍集被包圍，一度被俘。脫離後飢寒交迫，一路討飯，輾轉投靠到 28 軍的 80 師 239 團，復任中尉排長，因時局緊張，再從浦口渡江撤至南京下關。

由於情報不靈，共軍早在兩天前已佔領南京，祇好轉進浙江長興，行軍中部隊被擊潰，再次被俘，不過如同上一次，中共的第五縱隊竟以飯菜「招待」這群飢餓疲憊的俘虜，叫他們繳械回鄉到解放區生產。但顏老選擇往南逃跑，長途跋涉，經過江西來到廣州的火車站。他看見張貼的「國軍各軍校畢業生收容處」牌子，遂和兩位被打散的同伴去多寶路報到，經驗明身份後登船，去福州找自己的部隊。

因他搭的是商船，沒有直航，所以繞經香港、汕頭、廈門，終於抵達福州，找到沒有投共的 37 師 110 團 2 營 6 連，防守閩清的山區，那時共軍已經在附近部署，準備隨時進犯。幾個月的戰爭以來，部隊倉皇撤退，棄甲曳兵的結果導致兵員和武器皆不足。某夜，他率領一個敢死班去摸哨，擄獲四支步槍

和一挺輕機槍，敵人發現後發射曳光彈，並以機槍掃射，所幸全身而退，事後晉升連長，時年僅 22 歲。

民國 38 年 8 月 14 日，共軍對福州發動攻擊，兩日後城市淪陷，國防部原指示撤退到澎湖，因船隻籌措不及，祇能取道山區陸路，在中秋節抵達廈門的五通村。10 月 15 日共軍攻克廈門，福建省政府主席兼廈門警備司令湯恩伯已悄悄上了軍艦。兩日後，在退潮前搶搭海軍 109 號登陸艇，在烈嶼的東林上岸，當時負責作戰的部隊來不及撤退，絕望之餘，忿怒倒轉砲口轟擊登陸艇，中彈兩枚，十餘人傷亡，幸未沉沒。

國共內戰的分水嶺自此形成，戰略錯誤、指揮失當、加上敵諜潛伏等因素，造成士氣低落，最後大陸失守。顏老隨軍漂泊不定，有一次離家雖近，卻不敢開小差回去探望。他在徐州接到家書，始知妻子被鬥爭致死，母親則投水自盡，因他是國民黨員而被牽累。時代的悲劇，來不及撫平傷痛，祇能選擇暫時遺忘，留得青山在。

三天後，他再乘軍艦抵達高雄港，下了船一切聽從憲兵指揮，軍官和士兵分成兩路，士兵上火車，軍官上卡車，各走各的。他上車後，被載到大同國小打地舖，兩人共用一張毯子，雖然有供飯，但沒有菜餚，他花掉一個銀元，裝了一個漱口杯的豆腐乳湯回來，用筷子沾着配白飯。由於不知道物價，買的時候店家也不找零，直到來到鳳山灣仔頭的「儲備軍官訓練班」，才吃到 6 人一桌的飯菜。

那裡是孫立人來台練兵時成立的訓練單位。一群手下無兵的「光桿軍官」被分成四組，一組為體壯，有戰鬥能力的，留在鳳山；第二組為擔任過補給和軍需的，送往板橋的經理班；第三組為搞政治文宣的，送往北投的政治班；第四組為老弱傷病，教育程度低的，送往宜蘭農作生產。他猶記得孫將軍逐一點名時，將每個人從頭到腳打量一遍，蚊蟲飛來不揮，汗滴流

## 公園裡的長青樹

150 在臉上也不擦，紋風不動，儼然大將之風。

民國 39 年元旦起，顏老在第一組(5 大隊 19 中隊)如同士兵，重新入伍受訓 8 個月，結訓後又到澎湖加強訓練，次年 6 月，在烈嶼后頭臨時擔任情報官，他和另一位同僚在麒麟山的瞭望哨監視海上的漁船和機帆船，每兩小時要回報一次狀況，直到返回澎湖為止。此時報到的部隊已完成整編，新的番號為 45 軍 58 師(軍長為高魁元)，四年後回防台灣本島，從高雄行軍 7 天到達台中大甲。

以後的日子 58 師都在大肚溪以北不時換防，他當了兩任的連長，首先在后里的甘蔗田建營房，僅花了兩個星期，兵營、司令台、操場都如期完成。他待過楊梅的高山頂、苗栗的大坪頂、台北的六張犁(衛戍部隊)，駐防苗栗的某個晚上，半夜來了一個陌生人(可能是政工人員)，在床邊問他如何從徐州逃出來？民國 44 年，軍中發生了一件大事，抗日赫赫有功的名將孫立人被誣告圖謀兵諫，沉冤 33 年，部屬也被株連。

民國 46 年 6 月 13 日，顏老以解除職務的「部屬軍官」身份從后里調防金門，原因僅是兵籍資料上記錄了 77 軍在徐蚌會戰時投降(他的吉星文 37 師是突圍)，以及曾經在孫立人的初級班受過訓(上面不放心任用)。直到 823 砲戰爆發，纔被派到頂堡的砲指部，擔任少校人事官，兼管後勤補給。某日，他駕駛吉普車到師部開會，途中在榜林遭到對岸砲擊，兩枚砲彈落在近處，頓時車子被震翻，所幸車毀人安，這是他生命中的第二次遇險。

顏老在金門待到民國 49 年底纔返回台灣，新單位是國防醫學院的衛生勤務學校(士林芝山岩)，總算安定下來。三年後他終於再婚成家，妻子是苗栗通霄的客家人。他在學校擔任隊職官和教官，升了中校，57 年考上陸軍參謀大學，在大直受訓半年，本來有希望晉升三顆梅花的上校。無奈兵籍資料的記錄如

影隨形，雖然有一個機會到馬祖升遷，但老長官力勸他要顧及家庭生活，於是留在德行東路底的中興營區，幹了9年的學生大隊長，也就是營區的指揮官。

這位可敬的老兵前輩，出身行伍，遭逢戰亂，沒有機會接受正規的教育，完全憑一己的努力自修自學，在軍中發展。在服役時期，以他豐富的軍事知識和實戰經驗，撰寫過一些傑出的軍事論文，包括「反制匪軍後退配備之研究」(64年，三軍聯合月刊)，「從敵後作戰論反攻大陸」(65年，軍事雜誌)，兩次榮獲國防部的獎勵。

這兩篇連陸軍官校正期的軍官也不多見的論文，雖然帶給他殊榮，卻造成身陷中國大陸親友的麻煩。他的老營長在華東改造時，因是他的長官被要求重新坦白；家鄉的鄰居好友(人民大隊長)和姐弟也被叫去問話，這是在他返鄉時纔知道的事。民國68年4月，顏老的中校功俸12級已到頂，終於結束35年漫長的軍旅生涯。

顏老拿到退伍令的第二天，又開始到民間的職場上班，為了存錢買房子，做過貿易公司的會計、紡織廠的伙房總管，以及公寓大樓的管理員，每到一個地方，都因工作勤奮負責被慰留，直到80歲才告老退休，在家含飴弄孫。民國76年11月，政府開放兩岸探親，兩年後的清明節，一個少小離家的老者終於踏上歸鄉路，回到揆別了45年的棗陽，焚香叩拜，掃墓祭祖。

接機的竟然是當地的官員，十分錯愕，景物依稀，人事已非。想重聚天倫幾不可能，老家只剩下姐弟兩人，悲喜相對，恍如隔世。以後每年他都抽空回去，前後超過40次之多，其中有6次信守諾言，帶着老鄉的骨灰回家，葉落歸根，了償遺願；此外也受行動不便的友人相託，接送其親屬來台終老，爾來成為縣城經常接待的賓客。

## 公園裡的長青樹

152

早在民國 71 年春，顏老參加在台老縣長的生日宴時，即有發起組織「棗陽同鄉會」之芻議，於是他幾位鄉誼奔走數月，四處聯繫散居各地的鄉親，邀請加入，凝聚感情。經過他積極的穿針引線，糾集達百多人，包括軍政、從商和教育等行業。同年內政部核准成立為人民團體，公推前 100 軍的軍長杜鼎為理事長；72 年元旦，歡天喜地在台北中山堂舉行了首次團拜活動，自此每年續辦，萬流歸宗，齊聚一堂。

顏老做人處事熱心誠懇，受到鄉親愛戴，歷任同鄉會監事、總務、秘書、總幹事等職務，從此牽動兩岸同鄉的交流，先後捐出積蓄 40 萬元，贊助家鄉的公益事業與文化建設。尤其難能可貴，他耗費了十年的時光，搜羅史籍，編著「棗陽顏氏族譜」，又在嘉南追尋先人足跡。撰寫「顏思齊開拓台灣史略」一書，補述「開台王」早年開發台灣的掌故。

平日凡有人罹病，住院治療必前往探慰，給予精神支持。如今，來台的顏家崗同輩多已物故，獨剩下年已古稀的他，仍在打理同鄉會事務。若非他不忘本的尋根，後生豈能知前人之事？他殷切寄望年輕的族輩們能夠接手，使香火不絕如縷。他走過將近一個世紀的歲月，兩度止步於鬼門關前，因此樂天知命，縱使遭時不遇，亦未有怨尤。

每晚顏老都準時來公園聊天，四季如常，風雨無阻，猶如一株堅挺的的長青樹。我有緣成為他的忘年之交，喜歡聽他說大江南北的戎馬經歷，由於人緣好，常被邀請參加社區的康樂活動。特別是他耳聰目明，記憶力驚人，簡直是得天獨厚，一時成為東吳大學師生研究口述歷史的訪談對象，聽他娓娓道來、無不動容。他的一生對國家忠貞，待人有情有義，是我極少見到的好人。



為人敬重的社區最後老兵已於今日（10日）中午往生西方佛國

